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太宗簡文　梁紀

吳興太守張嵊舉兵討景兵敗執之景嘉其節欲生之嵊詞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嵊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扞救朝廷爲恥義不降賊激節而死則爲人守土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況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嵊無負吾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爲一軍勿有

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尋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越彭蠡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譽諸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王迹類黨惡此誅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岳陽王詧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楊忠助之繹遣人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王求魏助姪伐叔是矣己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以被圍餓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救則咎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

以言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人得而誅之
而魏師不能聲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致書於繹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況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者外難未除家禍仍構古之道也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久之而後綸軍始至言討賊不力是時惟求安侯確忠憤可用景忌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勸綸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象父而撫其弟未苟也且手足固重未切於君親弃父如仇則繹何有於我哉方其西上赴于

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悲辭甘而動之不虞繹之覺也爲子不道父屢赦之終無悛心又有窺覦僥倖之意天假魏手戮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王高洋受禪即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復給之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吏皁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給祿所以然者爲尚門地多曹子少寒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富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爲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乂聚貨受賄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爲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道塗衎事俯育

貧嫁娶弔無匱乏之患則中人得保康節而中人以下亦
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承祚泰聞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古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倉卒與夫一飲一食之相遺
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猩猩鸚鵡之不如況於
興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
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
言為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
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答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
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
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三老董公有見乎此

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宇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爲高洋廢君而篡國則不患無其名矣上相仗鉞大衆啟行濟河而前逡巡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逐武何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泰自弑君之人也安度彼此尚何高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泰有迎帝之忠而無弑君之事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爲應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泰若内歉則曷若初不輕舉之爲善耶曰泰爲此固欲矯假義聲張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為質及兵敗奔歸或勸太子北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左右吾今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淚下横流即命前進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修正德綜綸等則有弑逆之心繹紀範譽等則無赴難之意其父簡文為賊所脅不敢執哀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無足取儀而大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天資之美如此微非梁德告終必為中興之主矣

景欲篡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嶷雖居困阨以神觀怡然不殊平日及難顔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其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晩而心慮昏耄在危迫中

或怒或嘻積憂發癹今了無寂滅之樂間以屈意忍恥求容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廢栽之禍哀太子幽猶未也登清修精練則擻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履險能固純孝之守嬰鋒蹈刃曾無惕怵之色言行不違義命侵盡老學宿儒有不逮焉亦可以爲成人矣

景廢帝立豫章王棟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無愆失何爲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

景以王偉爲謀主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郭元建之一言向使侯景既破臺城斂兵輔政以譏責武帝者反其道而匡之武帝既幽辱奉太子不失臣節則宋不齊梁陳所以

取國不足過矣此特有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
説首臣賊莫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王偉說景弑太宗以絶衆心景從之

王偉之言佐命叛逆之常言也其所謂衆人者指何人歟
使梁而無宗室肺腑猶有方岳外臣杖義而起豪傑之士
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桓玄者何可絶也使其所爲而當
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絶人心者祇所以失
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
以終固天理也

景即帝位湘東王繹命王僧辯擊之陳霸先帥甲士三萬來

會

蕭繹以帝子介弟擁上流之重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死

武帝凶辱嗣主虐逼三代曾無甲兵東向救急雲忽安守巢穴自圖璽綬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辯諸人爲之用何也景既自立衆心憤怒而邵陵鄱陽諸帥皆已奔敗梁若未亡次立在繹而僧辯又其司馬也使僧辯早有卓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計畢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獨陳霸先禀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動無過舉及出南江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辯諸人固可僂而取也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須同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有張賓符堅猶有王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心有九竅而蔽其半則其思慮遺闕多矣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皆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不視印綬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有是物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虫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矣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

曷不於三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上幾逆者固多矣
必以相傳爲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元帝 繹 梁紀一

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及
聞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侯景叛亂爲之畫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
尤嚴於其黨若使人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
能自立則亂少弭矣惟爲之黨者衆是故禍亂滋熾而天
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
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市朝猶未
足以雪神人之憤洗滅亡之恥乃以吟詠篇章欲脫其死
及其誅也又以一言斬己卽戕其身是蕭繹喜怒殺生皆

爲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夔以辛術爲吏部尚書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自魏用崔亮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孝文時己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也高洋暴酷然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變者值高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國家興亡所繫以高澄高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況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爲湯武今乃不如桓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宇文泰以伊周況己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爲伊周豈爲官尊職重人莫我及焉其言之出於口行之發於身

者無非至理豈至服之後世莫之訛所以為伊周也若有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足稱聖人矣權姦之臣徒見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政謂與己廢主擅權相類豈非無忌憚之甚哉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之為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鵠為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唐稷契除捧千唯諸三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為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為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聖文自聖門見其奧窔而希其步趨彷彿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顰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拔任約謝答仁於獄使將兵拒紀任謝二人皆侯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既不能

毅反能任之不亦逆理乎已自失道處非其據存心俊傑合謀圖事與後之日猶未可冀乃推心世讎與同患難欲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荊州人不願東遷上亦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如僧祐等議

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王之矢楚始受封濵江之國後似賢能廣斥土地奄句陳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祚六七百年而後滅其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兵華當南朝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雖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郢何
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
祖憤崩簡文弑殯所當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冀除訪謁
修孝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
虞江陵全盛猶不得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不
著第欲便其故有因以偷榮率此為道雖使據百二山河
之勢有千八百諸侯之奉其為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
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誅宇文泰謀泄泰遂弒之立齊王廓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主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見誅於
泰以謀除泰也泰擅廢人主身都將相為日久矣而元烈
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列維誅泄而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又上及其君於是迎駕勤王之績不足以勝廢君殺主之罪曾高歡之不如也而乃羞比桓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

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沖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之為至德也民鮮能久矣老佛者皆畔夫中庸者也畔中庸則為己為人同歸於弊或問漢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哉曰蓋公明黃老

者也其語曹參特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搥提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參於齊於漢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不加之以教則三代之疵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之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而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況攟拾其餘以爲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腥羶袵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隉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鑒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魏遣于謹等入寇

蕭繹無父無君人人之所得討況鄰之大國乎宇文學師

宜矣然而一不施文告之辭則以已有再試之恐不出於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使泰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泰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宇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湯為匹夫猶辭而無富有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已而物正非虛言也

魏師攻城城陷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世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書雜出百氏小道皆不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譽大謂人莫己若也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為博而寡要者使蕭繹服膺懇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為讀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求

年者有以生疾隊天命者未嘗食之罪哉

帝爲魏人所害魏人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荆州之地是爲

後梁中宗

興滅國繼絶世聖王之政所以歸民心合天德者也梁爲侯景所滅蕭繹又自底敗宇文數千里遣將出兵爲蕭詧之援立爲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然似之而非也詧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尊者親者有失豈爲下者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其死也不爲立後而王詧兄弟三人詧已有很心養士畜財以待事變則非慈孫也繹以詧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所自起忌而圖之詧請救于魏以伐其叔父而殺之則非賢子也夫興滅繼絶固將擇其子孫之可者而詧豈其人

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睽孤削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 方智　梁紀

初陳霸先王僧辯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遣兵送淵明歸僧辯懼遂迎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為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詧也其視江南猶外府姑使為之主耳王僧辯執義不堅之人也事湘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處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不為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者僧辯告霸

先爲僧辯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旣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
譎也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旣入淮僧辯未有所㪅凡
營落星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疏賊兵勢身居前行覩敗
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旣粗定僧辯居中出霸先也京口霸
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
爲而僧辯不覺遂墮計中而史家以爲非霸先之譎又一
僧辯也不然爲霸先諱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㪅
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爲此狙詐不亦偉
乎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
諸王皆降爵爲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爲王非也曹魏後魏皆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貝居以王爲卑虛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爲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稱倣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覺稱天王之本矣夫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遵仲尼之法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既無誇大之失而權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爲僭逼之勢者當亦少損矣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戎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足徵而

泥其迹未免於有過况出入之者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蓋其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氏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均而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之制何所考哉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有不當屬而屬者其舛駁甚衆皆劉子駿私意所述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復云

王琳兵勢益振奉表詣齊獻款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先宜不

必爲人者也王琳本湘東王麾下義不事後梁則建康其所宜歸矣乃爭強于兩間借勢于外境其能濟乎且彼之所以不歸建康者恥爲霸先下也留能如是則堅其志畢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齊顯祖肆行狂暴使宰相楊愔進廁籌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矣之愈遠虞武踞廁見衛青廁者牀廣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爲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駕馭英傑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惻然有不服之心矣

齊裴讓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愔曰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

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賢哉楊愔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昏愚狂虐之君於諫已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外加以無實之事清而謂之汙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愔欲救裴謂之以爲是則不可以爲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中其心之所憎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

齊主委政楊愔百度修敕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爲朝野所重亦歷屯厄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

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愔爲相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遂得沒于牖下相之爲助其大如此使其率道而廣任賢才

西并宇文南收江介豈難也哉惜哉大族遭禍故併餘一身及其貴顯細恩必報大怨不酬蓋困心衡慮之所益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或復以爲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佞言之小人也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

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齟齬魏晉之業特疑之爾宇文護之慮亦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最樂狡險者顧謂不爲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彀中以忠恕爲

純朴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若干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耶宗魯之於齊劉堅牢之於穆叛呂布之於董卓李豬兒之於安祿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爲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誥未終斃於王琰又豈獨孤信所爲乎此可爲猜忌忍克者之監矣

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爲衡州刺史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者績一方或有聲望爲衆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大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夷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啓去商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爲大

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弃瑕無所疑忌彼以爲可民以爲便則用之矣或者福心忌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掩其所長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人君器使羣才可不知此道乎

周孝𢕲(?)惡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恒亦久居權要恐不爲護所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孝愍爲略陽公誅植等並廢都公毓

弑略陽

諸葛孔明相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庸主猶知敬而聽之中外莫敢議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孚六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免咎宇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爲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

停平高歡相魏孝靜致恭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擅之過謹反不如豈獨李植孫恒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爲後人所師宇文泰卯以其君動輒廢弑習慣爲常不知其子從自及也宋爲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薪子弗克負況以廢弑遺子之耶快目前而貽患身後曾是以爲智乎

高祖　陳紀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即位南郊祗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蹈梁武卑賤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略猶狃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即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前效胡人拜伏而不以爲恥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

何爲也哉爲詛歟爲祈歟曰報者霸先自西江督護討賊立功馴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旣稱爲天子矣又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能靈霸先與我固非愚主而且爲是竊度梁室行之旣久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身益可謂侈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惑其說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歸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惟韋叡不與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友王晞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

序進俊乂列爲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

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自疑也其有以爵祿市私恩則不繫乎其人之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私也無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之之猶愈也擅權蔽人欲達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絕其謝而被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外疎而中密形睽而情親刺謁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

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毓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有苗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為儲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桓南宮

毛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則人主可失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弑父與君未有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其免矣宇文傚周建六官護既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馬之任果何意耶周毓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爲政寬簡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官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

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為輔相以助己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赳赳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特為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陳紀

齊顯祖盡誅諸元凡七百餘人

元魏固多賢君至孝文奄甸中土其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戮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

人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為嬉以殺為僇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為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王之裔自鮮克令以其奉養厚累殄多盈虛消息理所必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聖人繼踵誅其無道者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疏封為國恪賓其禮厚矣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屬獨自魏晉以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奪魏盡為置後使統承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烏可以人理期也

周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稱皇帝周主從之

陋哉雚獸之議也夫聖人則固沿革因時矣非聖人而威沿或革豈能得其當乎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有餘主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憲[illegible]百世制爲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遂備此乃有沿有革無時而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爲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養實稱号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云乎

齊顯祖殂

高洋無道比紂爲淫夫如是奚其不獲曰此可見世衰道微之極矣齊東昏亦無道也蕭衍治之不待聖王有作也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寧無口實之慙由東昏而言罪同癸辛豈免櫝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漓薄耶何爲使洋肆

於民上縱其淫虐而皇天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羲至五代三千年閒其爲無道而幸免如古同洋者有幾則恢恢之網亦太密矣豈可恃哉

齊太子殷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楊愔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愔議出二王爲刺史二王大會百僚愔赴宴執而殺之

演與愔二公之所以處己處人皆有失而愔終爲君子是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愔之失在於謀出二王雖然愔爲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其失則同其所以失則異矣使愔稽古者親賢並用之義

與演輔政國權歸主不屬一人則演亦安能遽爲嗣君害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爲欺孤之事其情惡矣稽之相齊主昏于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首領以沒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於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致壽濟南眞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情然君子也

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婁太后爲內主在昆弟中又孝友有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植此廢興之定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亦無外即人理也人理

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
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所
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惜乎演之從之也
初江陵之陷長城世子昌没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昌致書
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封昌衡陽王遣使迎候濟江中流隕
之使以溺告
昌爲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忌耶以高祖之故推昆
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世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
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訾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
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
不遜是將何爲責其不待己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
所不可行者而昌率意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殷爲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即位以
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晞曰我閱人多矣得志少時
鮮不顛覆人主恩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

王晞力辭要官而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爲戒則晞之說
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爲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耳
夫顯祖不道有絶嗣之理而晞則不當豫此心非惟君不
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忮乎雖然其辭要官而
不居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爲戒則可取矣

周以大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
細皆先斷後聞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辨宇文護使

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也而又存樞

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肯去

手如此苟無弑君簒國之心則無庸爾矣周六官之屬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有體統是故分職而治今盡

總於天官則五卿為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

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臣專決人主

所得知者幾何非有弑君簒國之心則不為爾矣

齊王初許廣長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為太子湛心不

平

昔成王幼翦桐葉封唐叔以為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

遂封之柳宗元以為非曰弟當封者周公宜以時言而封

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

幸王以桐葉戲封婦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莊
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況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
爲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于以
輔益王之誠信啓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如不當
封或小人或婦寺主欲封之周公又成之是周公戰國大
夫之不若也故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非畔於道惟
尚論亦然今齊主既有子而以太弟許湛是制命之非義
著也若居齊國之常則舍子而立弟亦由行教之道矣不
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災之所及也他日百年幾
於亂挻非世祖實殺之乃肅宗自殺之耳
殺肅宗疾亟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曰殺
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徵長廣王湛嗣位帝

致其書曰百年無恙汝善處之勿效前人也是皆祖臨終言
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曰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至
此不學之故也
亨觀諸子惟演也甚賢筆尊於諸弟友使從母之言不
過聽王翰發者而殺之賈得著道爲舜之賢矣顏之推
以不學少之誠哉是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之推
謂其不知忌諱述演之心亦以不得孫書其書爲戮其心
則等言不免耳此未可以不學斷也
發肅宗遺命空鄭涉猶疑其說使所親詣察所發而視之既
復命書恥其晉陽即位改元嘉爲世祖
象弟也日欲殺舜舜不藏怒不宿怨以親愛而已況爲
人弟而見又無見教之意則當如何得遺詔而不信閔定

死而甚言其處心積慮欲其兄之死也久矣誰謂齊人尚
以為不可而況異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
而殺者幾希哉繼世之君必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
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
喪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氏兄
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已則
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諫臣不
諫書諸史策垂之後世而其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
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有娠太原
王紹德至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
生女不舉齊主怒殺紹德后大哭齊主裸后亂撾之流血淋

濉按諸渠水良乂乃蘇迭寺爲尼

李后之從湛不過畏死與愛其兒也誠使知義則義重於死死又何難兒之修短則有命矣智慮不及此一失其身既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死者故古有女戒焉師傅以之教詔而賢婦人未有不知經百者也李后以婢爲叔所役凌後事之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鑑躬蹈覆轍如出一軌可歎也哉

周主將視學以大傅于謹爲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親袒割牲跪設醬豆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虛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願守信勿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天

子之過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

而出

戇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己致治之要道也學士大夫既知古矣顧今之世五六十年其更治亂事物之變亦又多矣其志守既定血氣向衰亦不競於利欲矣故王者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大臣左右爲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饋餉之禮者不越數君而有言如于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咈難行之事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爲之則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侍中和士開姦諂百端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齊王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語齊主者姦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不言而士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蠱其君之心誠蠱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易其耳目而不知蠱心之術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蠱爲甚蓋人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娛以暇豫歡賚出則豐以金帛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鼓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所厭也則新以陂池臺榭之觀此在蠱術中最爲切身而必中者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矣故忠於君者惟逸欲般樂之爲戒太師周公其人也作無逸告成王言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

與商受酗于酒德而亡丁寧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逸欲般樂為戒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為欺我而士開為愛君施文慶虞世基楊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隕首沈族之禍矣

齊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其知也不為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者甚衆其知之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因衆人所同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之與比而已白虹圍日赤星見是時天下四分不知誰實當之齊王自以為憂也曷不修德而殺猶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

者猶不為況不可移而殺無罪乎高漢不知宋景公漢主
帝之得失使百年唯酷吏矣以身率人人猶有不化不行
嚮導而望人從己此恃強逞力者之同弊也晏太后戒肅
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曾不為其子計復以勿殺百
年託之世祖彼亦不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周共擊
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為患不得已發二十萬人
同伐齊護無將略是行又非本心故大敗而還
晉公護既得其母而未有齊釁則當謝突厥之許乃違心
而行以二十萬衆大敗于敵幾何其不喪人之國耶或曰
項羽已歸大公呂后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
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字之與

齊相攻則異乎此矣設使周公修東山之怨而命護將護
猶當有辭況慈親初歸邊無大警遽亟勉從人爲不得已
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辦耶
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安成王頊侍疾太子柔弱上
憂之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涕泣固辭上謂仲舉奐曰
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
意奐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
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奐輔政
司馬氏曰孔奐處腹心之任決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
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爲誠耶
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樂

何賴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爲難耳故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毅不使蔡景歷猶未可知亂矣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頊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何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平居小事猶不可不盡況授受之際存亡所係而敢避逆意之懼獻詭隨之諭乎則當對之曰太子柔弱懿親所恭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耶如此世祖必疑而後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毅則智如詔旨所云封儲君以大國而廢弑之禍息矣方是時頊得政已久權勢隆重如竇嬰袁盎之爭祇爲空言如荀息死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

重輕不失於義請立安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陳紀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患忌之謀出頊于外為頊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謀事未發頊誣以謀反死獄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社國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頊乃誣奏而殺之方世祖以太伯之事命頊也頊涕泗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殄戮忠良雖暫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周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

商鞅在秦使多力者騎乘持矛者傍車一物不具則不敢出卞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二人勳俱高位俱重而所為不同何也何謹之履道坦坦而鞅之多畏也謹無怨於人而鞅者怨之所集也或以能任怨為賢自人之所不敢為與所不肯為我皆為之怨者必衆我之為是者為國事耳愚以謂不然貪利則人怨專權則人怨慘虐則人怨咈衆則人怨為己而不恤人則人怨若夫不貪利不專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用刑辟劫之也則人何怨之有故二帝之臣無任怨者舜之怨謂不得乎親也三王之臣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乎君也是怨也自怨自艾之謂非憾忿疾怨之比也貪利專權咈衆為己以刑辟劫之致天下憾忿疾怨則一切不卹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自

賢武五經所不載孔孟所不道以愚之人耳

高宗宣帝上　項　陳紀

齊太尉叡司空婁定遠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賂定遠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謹以爲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爲青州刺史叡入諫遇害士開復爲左僕射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婁定遠欲去和士開曰爲其貪諂媚以亂政也方且逐之而受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開矣心爲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賞定遠也亦

猶晉人以璧馬假道於虞耳藏之外府終必取之士開既
與安無復逐定遂不為是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著百越自華皎叛帝疑之徵為左
衛將軍紇遂反詔章昭達討紇

莊子曰凡事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高宗初若平心
公道不殺劉師知閼略韓子高則華皎歐陽紇無自而反
皎紇皆有功於時撫藩良將牧也以殺劉韓之故懼信越
之醢不敢自安高宗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彼必
罷師若再三不從然後興師亦未為晚乃不知罪己速出
公兵雖克捷成功然虧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慙德多矣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有參士開疾醫云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
其意為之强服疾遂愈
莊子為寓言謂得車之多者豈舐王之痔歟蓋無是事也
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
嘗糞如薺士之媚和士開唐人之諂魏元忠者然後知世
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
之於味性也色必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
後為快情也四者少有不備必蹙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
甚焉求富貴之人凡欲稱此而已今以求富貴之故反易
其情性以狥穢自為其意不過曰吾所失者少而所得者
多所爭者秘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名之以人矣是故孔
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

至則上而弑父弑君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爲之也夫理義出於人心其可否豈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意在富貴而直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財當節則以爲不必節民當恤則以爲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爲不必畏公議可從則以爲不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目而以嫫母爲正色有耳而以桑間爲正音顛倒迷謬有異於常者幾希矣夫所以陷溺其心至於此極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子可不慎乎可不以義爲質而戒富貴之念乎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

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不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

賞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恥也無功而受賞民斯爲下矣失也而以爲得辱也而以爲榮以安爲危若治而賞亂此非功也而以爲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萌不厭之心爲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沈于宗而後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賢有功而不伐猶不克終然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爲之懼矣

齊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

段韶固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實也得非以韶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不足以當宰相必也識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衆行道足以應常變其量有容其心不倚坐於廟朝日以臧

百姓樂業四夷賓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運動而威聲之所鎮壓惠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韶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內外韶不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賢世衰道微賢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寡不悅之者衆而和厚愿慤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眞能以醞三斗然後可以爲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伊尹傅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爲之執鞭哉

周晉公護問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政請老則享期頤之壽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沉吟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未獲耳

宇文護官尊位重忠不祿其極無以加矣罔天道於庭李六
者又有弑逆之謀也一之爲甚其可再矣護雖秉大權而
無汝立之勢既弑二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
從李才忠計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
喪能無王琰之及乎

周王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爲冢宰實奪之權謂
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受命晉公復
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
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以白憲
憲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君道利宣上人疑則百姓惑故伊尹稱湯曰大哉王言一
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宣如天覆日照蕩蕩皜皜人莫

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之生皆以君心蔽暗多疑喜猜於親族臣鄰務存形迹平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反以張之比及大惡然後戮數其所傷必多矣晉欒書既弑州蒲迎立周子周子命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大夫曰敢不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制強御絶十許言而意六七變抑揚開闔情達而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公憲者明白無隱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竊曰小人務提婆求娶光女不許祖穆皆怨光共爲謠言白齊主誅之

斛律明月能爲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韓長鸞穆提婆祖

珽之扶濁亂齊室光為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崩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其及也宜矣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舍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難乎免於君子之責矣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善識必不賤貴任況肯為珽所引拔乎時事屢變儀祿容身無伏節死義之操甚見于此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邪自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自者榮辱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珽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奄官羣小為致治之本陸令萱穆提婆等共譖之出珽為北徐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御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宰相師長百僚尊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為其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勒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祖珽盜竊贓汙因廢為民交結宮婢乃至宰相立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發龍舉治道是猶候直影於曲表挹清流於濁源飛廉而談忠壽季無而語仁義無此理矣李訓鄭注王伾叔文皆祖珽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悅

其才辯喜其敏給而付以國政嗚呼殆哉

齊蘭陵武王長恭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入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前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禍而速之也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酖殺之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所難處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當如之何屬疾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也無宮室屏墉之壯無爪牙馬伏之衛貴而降富而貧遠不為珠翫近不為威謝絕賓客門巷蕭條其庶幾乎尉相願雖勉之退藏長恭尚且遲回未決則策之進乎相願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

而作非見幾之君子疇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獻譖帷幄以澄清為己任長鸞竟誣以謀反殺之
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顯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君德敷宣從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人臣不能自進必有舉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人主好學也虛心而從善雖子思孟子亦將幡然而起矣有一不然君子不屑就也今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其合與不合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倖欲行其志遠則不稽雍沮彌環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其意必曰

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
良之用權志詭遇之賊萬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
末哉雖之為儒矣
周文宣后薨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
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
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爲衰杖
所感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
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惟明通喪止於五服
之内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往
往頻出遊宴與門廷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爲若

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虫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間欲攘而闢之然嗜好有偏扶此抑彼是猶吹波助瀾縱風止燎故不旋踵而弊復作又甚於前焉魏世祖黜佛書矣而信寇謙之唐武宗黜佛書矣而信趙歸真此二道士荒虛誕妄乃禪宗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爲亦不能變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

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虫蛇而後人得其養欲安身者必固元氣去壅底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既行而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綽行往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蝎於器置狙其中齊主即命索蝎一斗置浴斛使人裸卧以爲笑樂由是綽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羣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湯與葛伯同爲諸侯葛伯殺[illegible]饋餉童子湯爲是興師攸徂之地室家相

嬰以其為匹夫匹婦復讎也而湯之王業由此而成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乃率獸而食人是自為獸也高緯不仁至此而高緯顧寵任焉蓋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王者作弔民伐罪自婦嬰載斯可矣

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焚之

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貢篚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躬朴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明皇先儉後奢而佞臣以所獻精美受賞此其效也

周主自將伐齊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衰絰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誓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若是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既急乎是而曰吾服喪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爲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夫禮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可不可之理是以多失之春秋備書爲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周主宴羣臣王軌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宇文贇不才非特諸臣知之周高祖亦知之矣苟爲國家

遠也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高祖雖數問東宮於諸臣實為私愛所牽意專在其子惟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諸異姓東宮既不才有子又幼弱有垂亡之勢矣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略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周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常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為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婉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底豫而成矣資於事父以事君齊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屬君臣以義合資

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乎親與所以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咈有警有勸戒德義不修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畔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之水旱饑凶則言之敗兵失士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徵則言之凡此皆所以聳動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荒兢業業日慎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共由而稷契臯伊說旦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奏邊急而緯信其言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號無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

樂矣俄而險隘不守師徒潰敗身爲俘囚繼以誅滅前日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辱不可勝任是則戒慎憂懼乃所以爲樂而荒樂縱恣乃所以爲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穆提婆高阿那肱蠛蝨糞壤曾何足言然世之君子以容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末敗走穆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爲宜州刺史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穆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孰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堅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

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旣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之亡于飛廉奄安則逢君危則逃難奄又助紂納其逋播故周公克奄亟戮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其禮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為亂故當夬決之時不能為揚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為中道可兩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夬之義以決盡陰柔為光而復之義以君子朋來為吉豈曰小人不可盡去乎如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當舉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為中不亦賊道乎然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

其罪斯已矣惡怒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盈錮之又錮使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戮防風放驩兜誅飛廉之事同日而語焉

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矣尊齊主為太上皇帝

甚哉高緯小人之心儇猾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強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姦佞之臣盡改前愆用賢修政與百姓更始自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狎昵羣小恣為淫樂邊境告急則挈孥變幸脫身逍逃而以危邦墜業付諸孩孺欲以傳禪之美而掩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周理則宜矣

齊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啟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覓周師奄至會之

國云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然扶世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適於危亡其情不可恕故耳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皆亂臣也而高阿那肱身為宰相以君與敵罪不止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慕容仁叛甦既獲甦先為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戮仁雖周公用刑不過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進強臣欲移周祚者皆所委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周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凡九種餘悉禁之

民之貧有六而侈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民貧好用兵則民貧末作衆則民貧惰游多則民貧俗好奢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喪葬三也盛賓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奢矣亦可以富民矣兼夫四者各爲之制使上下有辨多寡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本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